

坤輿外紀

（說鈴之一）

南懷仁著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晉 錄（及其他三種） 二冊

中華書局 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二五一

此據學海類編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晉錄

明 嘉興沈思孝繼山著

山西田土三十六萬八千三十九頃二十七畝零。夏秋二稅共二百七十二萬四千二十二石。絲五十七兩六錢。額徵工部四司銀一十萬九千九百五十二兩四錢。綾絹一千匹。

河東鹽運司。額解池東場四場中場三分司。計行鹽西安。漢中。延安。鳳翔。額辦小引鹽四十二萬引。歸德。懷慶。汝寧。南陽。汝州。平陽。潞安。澤。沁。額辦年例十二萬四千九百三十二兩。二萬引。餘銀解太倉一千四百一十三兩零。解宣大山西三鎮年例十二萬四千九百三十二兩。兩。本布政司抵補民糧七萬四千二百五十九兩。

山西號爲內地。然自據東勝而甯鴈衝。據河套而偏老震。甯鴈入則由代崑而下。偏老震則由保河深入。於是三關之防重矣。偏頭關設在保德州迤北。西鄰延綏河套。東連大同朔漠。北衝東勝一帶。甯武關設在朔州西南。其地名野豬溝。搭達木河等處。俱在關西北。相去一百六十里。與偏頭關老營堡地方聯絡。緊接援會口要路。鴈門關設於代州。西抵甯武偏頭。東連紫荊倒馬。逼近朔州威遠。地之要害。三關相爲甲乙。而甯武據鴈偏兩關之中。爲東西應援。外接入角堡。內維崑嵐。尤爲緊關。故總兵初治

偏關。後移鎮於此。東起北樓口。抵大同井碎界。西至娘娘灘過河。抵延綏黃甫川界。邊長二百餘里。

山西地高燥。人家蓋藏。多以上窖。穀粟入窖。經年如新。蓋土厚水深。不若江南過夕即過爛。惟隔歲開窖。避其窖頭氣一時刻。卒然遇之。多殺人。其窖地。非但蓋藏粟。亦以避虜人。遇害不敢入。惟積草藎之。多其歧竇。即熏烟。有他竅。出不爲害。第家家穿地道。又穿之。每每長里餘。嘗與他家穿處相遇。江南溝在地上。皆天生。塞北洞在地下。皆人造。

國初設大同府。分封代王。外分東中西三路。北設二邊。蓋虜南犯朔應諸城要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爲虜入順聖諸處之衝。自北二邊壞。虜遂直抵鎮城。是以總制毛伯溫設法修復五堡。曰宏賜。曰鎮川。曰鎮邊。曰鎮山。曰鎮河。其地皆在舊二邊之內。去鎮城十里。各添設守備。而宏賜堡居中。復添設參將。屯兵戍守。

始不敢輕犯。其境東連諸胡。西接套。東起天城。抵宣府鎮。西陽和界。西至井碎。抵山西北樓口。邊長六百四十餘里。

魏王盛兵蒲坂。平陽府蒲縣以塞臨晉。縣屬蒲州韓信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西安府韓城縣以木罽渡軍。

襲之。

黃河自西安府入本省界。經大同府境。入太原之保德。崞嵐州。興縣。又經永甯州。甯鄉縣。至平陽府。永和。

大甯、吉州、河津、滎河、達蒲州。蒲在河之東。從此歷茨城、平陸、垣曲、經陝之潼關。始入河南界。

晉中俗儉朴。古稱有唐虞夏之風。百金之家。夏無布帽。千金之家。冬無長衣。萬金之家。食無兼味。飯以粟。故其齒多黃。食用羊。故其體多肉。其朔風高厲。故其色多黯黑。而少紅顏白皙之徒。其水泉深厚。故其力多堅勁。而少溼鬱微腫之疾。地有洞。故其虜至可避。商有伴。故其居積能饒。惟五六月。歛暑炎燥之時。日則捉扇而搖。夜仍燒炕而睡。此不可以理詰也。

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其居室之法善也。其人以行止相高。其合夥而商者。名曰夥計。一人出本。衆夥共而商之。雖不誓而無私藏。祖父或以子母息。貸於人而道亡。貸者業捨之數十年矣。子孫生而有知。更焦勞強作以還其貸。則他大有居積者。爭欲得斯人。以爲夥計。謂其不忘死。肯背生也。則斯人輸少息於前。而獲大利於後。故有本無本者。咸得以爲生。且富者蓄藏不於家。而盡散之爲夥計。估人產者。但數其大小夥計若干。則數十百萬產。可屈指矣。所以富者不能遺貧。貧者可立富。其居室善而行止勝也。

蒲解。皆平陽名郡。論州治。則解不及蒲。論屬邑。則蒲不及解。

河曲之地。取義於黃河一曲也。宋時爲火山軍。以其地有火山。巖石隙縫處。烟氣迸出。役之竹皮木屑。則焦。架之以高釜。水米則熟。其下似一團純火。而山仍有草木。根株不灼。事理之甚奇者。

小自鳴鐘

熱爾馬尼亞國其人工作精巧制器匪夷所思能於戒指內納一自鳴鐘有一大錠能于二刻間連發四十次

冬至日短

莫斯科未亞國其地夜長晝短冬至日止二時氣候極寒室宇多用火溫行旅爲嚴寒所侵血脉俱凍羸人溫室耳鼻輒墮自外來者先以溫水浸其軀俟僵體漸甦方可入室八月至四月皆衣裘

怪。每中夜，若衣冠出遊者，或時至公堂，胥吏輩羣然走避之，以爲常。近已絕矣。

三受降城。東城在廢東勝州北，今朔州西北四百里。漢雲中郡中城，在今大同郡城西北五百里。東去東城三百里。漢九源縣西城，在古豐東北八十里。三城皆唐張仁愿所築，以受北地之降人者也。西城開元圮於河，別置河東寶歷初，又徙東城於綏遠峰南中城。遼元置州縣，今三城皆不守，而邱富趙全等乃道俺答爲板升，以受中國之降人。據之，板升衆可十餘萬，中國百工技藝無所不有。趙全已爲俺答造宮殿，乃入住之日，忽梁折，俺答疑，終身不敢入宮室，仍舊守水草住牧，全雖服上刑，他日邊塞之禍終潰於此。蓋南有香山，北有板升，此寇之所必資也。

晉俗勤儉，善殖利於外，卽牧畜亦藉之外省。余過朗陵，見羊羣過者，羣動以千計，止二三人執箠隨之，或二三羣一時相值，皆各認其羣而不相亂。夜則以一木架令跳而數之，妓婦與肩酒殺者日隨行，剪毛以酬，問之，則皆山以西人。冬月草枯，則壓羊而南，隨地就牧，直至楚中洞庭諸湖左右澤藪度歲，春深而回，每百羊息羔若干，剪毛若干，餘則牧者自得之。

丈漢張湯尙欲於此通漕於涓。其與膠萊又何霄十倍。

山東備倭府立於登州。癸巳甲午間。倭方得志朝鮮。東人設備。往往於是。余謂客曰。此非山東之所謂備倭也。曰。祖宗不建府於登乎。曰。登州備倭之設。祖宗蓋爲京師。非爲山東也。海上艘糧大艦。乘風而來。僅可抵登。即東面而止。過此而人。則海套之元。大艦無順風直達。欲泊而待風。則岸淺多礮石。難繫纜。故論京師。則登州乃大門。而天津二門也。安得不於登備之。曰。然則山東備何地乎。曰。以山東籌之。則登乃山東東北一隅。猶人家之有後水門也。尙有前堂在。倭從釜山對馬島。乘東風而來。正對淮口。然濱有督儲部府。尙宿重兵在。倭不遵登岸也。其登必從安東。日照。此數百里無兵。然中國之般瘠。倭必有嚮道。預知之。而泰山香稅。外國所豎聞也。則必馳泰安州。既則濟甯商店。咸在城外。倭必觀之。而走濟甯。又進則臨清。大豈所必觀也。而馳臨清。掠劫既飽。然後入省城。此山東大廳堂。而倭所必由之道也。不備前門。而備後門乎。曰。然則當何備之。曰。總府立登州。既祖法不可改。當從倭汛。議以關中防秋例處之。登州至安東。惟膠州爲中。南北救援。咸相去五六百里。今遇汛時。當調登州總戎。駐膠州。以南援安東。日照。安邱。諸城一帶。而北仍不失救援。隨道隨發。而調臨清參戎。於登州坐鎮之。如總督出花馬池。巡撫出固原例。汛畢仍歸本鎮。是於備京師。山東經權兩不失也。曰。臨清不有糧艘巨萬當護乎。曰。此非倭所欲也。據臨清以絕糧道。邱文莊以爲中原不逞者。倭隔海止利在掠金耳。曰。何以知倭不入登萊也。曰。登海淺水行二十里。皆渚途。前所云多礮船不得泊。卽起岸。而登州地曠人稀。鮮富室。若清野待之一望蕭索。四五

日必回舟。而大舟必漂去。又無漁船客船。可擊用之。故倭不走登州也。曰。登遂可無備乎。曰。不在今日也。倘倭待朝鮮。則登與旅順口相對一岸。不用乘風。不須巨艦。只鮑鱸舢舨。一夜而渡。抵岸方知。此時難防。又特甚焉。則非今日之比。故備寇者。須知我險。須知彼情。難刻舟以求劍也。後入與鄭中丞言之。設安東備倭。

長河志籍考卷二

九河故道在州東南二十餘里。曰古黃河。崖堤猶存。卽九河逕流之故道也。黃河入海。歷經遷徙。禹時注碣石。漢世移東郡。乃注渤海。後漸南徙。今從雲梯關入海。其爲古黃河者。禹貢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底柱。又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泲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謂碣石也。又云。九河既道。孔傳云。平原以北。桑欽。水經謂之大河故瀆也。今欲考濫觴於二原。觀洛日於九道。消異說之爭鳴。原舊物之有在。則黃河之故道。可得詳矣。若夫東海方丈。亦有崑崙之稱。兩王玉堂。更別酒泉之境。蒲昌蔥嶺。誰討其瀾。于闐天墟。莫名其處。前史有烏覩之論。後世資繙釋之言。又非所論已。

爾雅。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鬴。五曰胡蘇。六曰簡。七曰潔。八曰鉤盤。九曰鬲津。郭璞注之矣。李巡曰。徒駭者。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曰徒駭。太史者。禹大使徒衆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者。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覆鬴者。水中多渚。往往而處。形如覆釜。胡蘇者。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鬲。言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絮絮若也。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鬲津。河水狹小。可鬲以爲津也。孫炎曰。徒駭。禹疏九河。用功雖廣。衆懼不成。故曰徒駭。胡蘇。水流多散。其餘

同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闢闢八流以自廣。尙書中候亦云齊桓之霸。遏八流以自廣。鄭氏據此文爲齊桓塞之。塞其東流八枝。竝使歸于徒駭也。夫欲明九河。必先知其上游。曰二渠。曰泇水。曰大陸。又知其下尾。曰逆河。曰碣石。曰渤海。

二渠者。史記河渠書。漢書溝洫志。竝云。至于大伾。禹以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迺鑿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泇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漢塞瓠子。北行二渠。復禹之迹。孟康曰。隴分也。二渠其一出貝丘。其一則漯川也。河自王莽遂空。惟用漯耳。安隱曰。二渠其一則漯川。其一王莽遂空也。故俗謂之王莽河。隋煬帝引衛之淇水入河。爲永濟渠。

泇水有二說。其一地理志云。泇水在信都縣。班固漢書以襄國爲信都。在大陸之南。其一鄭康成以降讀作降。下江反。聲轉爲其。河內共縣。淇水出焉。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泇水。改爲共。尙書正義以爲此鄭康成說。不可從也。水經注云。鄭氏注尙書引地說云。大河東北過泇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泇水則以爲泇水。或作泇字。非也。降讀當如城降于齊師之降。又今河所徙。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九河旣播八牧。代絕遺迹。故稱。往往時存。故爾般列於東北。徒駭瀆連泇。同逆之狀。相分。陔障之會。猶在。案經考瀆。自安故曰矣。

史記正義曰。大陸澤在邢州及趙州界。一名廣阿澤。一名鉅鹿澤。今鉅鹿縣廣阿澤及隆平縣廣阿城。故

大陸也。

逆河者禹貢同爲逆河入于海。孔傳曰爲一大河名逆河。漢書地理志莽曰迎河。師古曰在勃海之濱。因以爲名。又勃海郡南皮縣有莽迎河亭。師古曰言相迎受也。

碣石勃海者禹貢夾石碣石入于河。史記夾石碣石入于海。按夏書謂其逆上故云河。本紀因其順流故稱海。山海經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東流注於河。河之入海。舊有碣石。今川流可導。非禹瀆也。按碣石所在。鄭氏引戰國策在常山九門。郭璞注山海經在遼西臨渝。太康地志以爲樂浪遼城。長城所起。漢書地理志稱其北平驪成。昭帝所登。雖數說不同。未定厥所。其在驪成者。謂之大碣石山。亦景純之所彙引矣。九河之壅。在于春秋之世。水經注齊桓霸世。塞廣田居同爲一河。故自堰以北。館陶。慶陶。貝丘。鬲。般。廣川。信都。東光。河間。樂成。以東。川瀆多亡。城池竝存。漢世河決金堤。南北罹其害。議者欲求故迹而穿之。未知其所。是矣。溝洫志云。河決瓠子。是時田蚡爲丞相。其奉邑食鄒。鄒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鄒無水。災蚡言于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而望氣者亦以爲然。是以久不復塞也。按鄒今在平原舊縣。後漢書馬武傳。建武十年更封鄒侯。注云。鄒縣名。屬平原郡。今應州平原西南有鄒城。舊唐書志。隋分鄒縣置歷亭。又夏津縣本漢鄒縣。皆蚡奉邑所在。夫使禹績不復。貽害梁楚。雖二渠復流。而九河終塞。武安侯可謂私爾忘公者也。望氣之言。媮於是矣。又溝洫志云。自塞宣房後。河決於館陶。後二歲。河復決於平原。

流入濟南千乘。建始時，河堤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略，禁以爲今河決平原金隄間，宜開通大河，令人故爲馬河水道，濬利許商以爲古有九河之名，自竊至徒駭，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徙，不離此域。孫禁所欲闢者在篤馬河，失水之勢，處勢平且旱，則澆絕，水則爲敗，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議者常欲求索故迹而穿之，然究不可得矣。按蔡九峰云：九河其一則河之經流，先懼不知，遂分簡潔爲二，自漢以來，講求九河者甚詳。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集累世積傳之語，遂得其六。歐陽忞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互爲兩說，要之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至其顯然謬誤者，則班固以溱沱爲徒駭，而不知溱沱不與古河相涉。樂史馬頰乃以漢篤馬河當之，鄭氏求之不得，又以爲齊威塞其八流以自廣，夫曲防齊之所禁，河水可塞，而河道果能盡平乎？皆無稽考之言也。惟程氏以爲九河之地已淪于海，引碣石爲證，以爲滄州之地，北與平地接壤，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後爲海水淹沒，故其迹不存。又上文言夾石碣石，則九河入海之處有碣石，在其西北岸，九河水道旣遷，難於推考，而碣石通趾頂皆石，不應仆沒，今竟冀之地旣無此石，而平州有山名碣石者，尙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卓然可見，則是古河自今以爲入海處向北斜行，始分爲九，其河道已淪入于海矣。漢王橫言昔天常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漫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水所漸，鄒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舊淪于海，後世儒者知求九河于平地，而不知求碣石引河以爲之證，故前後異說，竟無歸宿，蓋非九河之地，而強鑿求之，宜其

支離而不能得也。又曾氏曰：先儒分簡潔爲二，非也。禹之前既有九河，洪水湮塞，禹乃疏之，故言九河既
遺，但疏通復其故道耳。播之者非禹也。宋儒之論如此，今知不然者。按禹貢九河既道，同爲逆河，未聞八
河之外一爲支流。九河之中，徒駭最大。班固稱北亡八枝，其八悉是支流，而有太史等名。簡潔二河，先儒
爲是，譬如人之命名，或事單文，或取重複，簡易潔約，於理何害。且此之九河，既淪巨海，一爲支流，于何而
考。改作八河，又非其故。山川鬼神，豈其憑虛而告。其不然者一也。填塞八流，固尙書中候之旨。北亡八枝，
又班志溝洫之言。五霸假之，何嫌曲防之禁乎。其不然者二也。且後儒舉不信漢人乎。東北風起，海水浸
溢，此固漢人之言也。而乃操我戈矛，戩其墨守。其不然者三也。漢世近古，止得其三，既得之矣，又復何失。
若然者，咸平非海若之墟，禹縣豈天吳之府。考迎河則南皮有亭，問胡蘇在東光之界，息壤在彼，而欲問
諸水濱，其不然者四也。取酈生之言，則營州之城垂淪者半，碣石雖在海中，所淪苞者僅營州半城耳。九
河之地，川瀆雖亡，城池竝存，而云悉皆淪沒，其不然者五也。冀堯之域，中國奧區，黃濁安流，百川經瀆，而
勤勤皆沃若之鄉，層層於海隅之地，憑茲風伯，以藉海神，其不然者六也。且九河之名，前此未有，故漢書
稱二渠曰灑，禹貢道九河曰播，灑則狀同灑，播則散如播，穀而云播之非禹，更是何人。其不然者七也。
新河舊名，一地兩說，偶一爲之，適相符契，則漢世何難于六名。唐人豈襲其三說，崑崙巨澗，幾于繩水之
同流，廣阿大澤，化作滄州之平地。其不然者八也。且取法莫若經，傳信莫若史，經則爾雅夏書，史則河渠

溝洫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取韋昭而非韋昭。言酈氏而非酈氏。雅奏未終。片言破道。其不然者九也。秦漢相傳。蕭何先收圖籍。宋薛爭舊。晉人視諸故府。徵信猶可。若又疑之。求其合也不亦難乎。其不然者十也。攷宋神宗時。河決曹村。北流斷絕。而黃與淮合。自漢元光中。決瓠子。注鉅野。通于淮泗。合淮入海。既東徙而南奔。蹈元光之故轍。今之所謂金城五港。雲梯巨關。則又穆陵之礪石。桐柏之渤海也。附靈梯關。黃河入海。謂

辛亥不到天。城邊崑崙一覽。通重霄。漢津初。坤軸。坤。馮夷。沃魚。紛來。朝。神州。積石。河之首。龍門。下。瀛。隄。神。龜。於。柱。孟。津。遼。大。任。中。華。沙。漠。連。元。柁。澤。水。滙。東。大。陸。北。地。平。土。疎。山。不。搖。一。出。伏。千。萬。里。大。曲。小。曲。風。雨。飄。瀾。黃。一。斗。沙。居。六。風。輪。陣。馬。無。停。轡。穎。考。徐。宿。在。晉。齒。曹。寂。單。郭。排。脊。樓。雲。梯。古。關。尾。圍。地。掃。桑。滄。溟。誰。相。摺。來。自。天。上。歸。地。底。不。知。此。水。從。何。消。三。門。四。折。又。派。錫。圭。之。祖。烏。能。祿。礪。石。既。沒。苦。泛。蓋。故。道。不。復。得。且。驕。白。馬。沉。後。無。消。息。瓠。子。孤。湧。橫。穴。窠。議。築。議。塞。日。聚。訟。治。河。治。滑。翠。曉。曉。賈。讓。賈。魯。各。前。席。史。如。言。在。作。準。標。華。容。武。功。印。川。子。其。人。確。立。如。斗。杓。關。前。下。馬。搜。遺。蹟。天。晴。海。面。拖。青。瑤。瑤。洪。濤。光。駛。藏。譯。電。與。齒。旗。暨。靈。樞。始。悟。萬。物。有。歸。宿。浮。生。馳。逐。朱。顏。凋。精。衛。術。水。究。何。益。尹。公。術。好。真。無。聊。落。日。四。風。透。白。袷。杏。連。愁。聽。番。馬。潮。寄。語。司。空。蛋。底。隸。山。行。乘。樓。泥。行。繞。於。是。黃。河。故。道。久。不。復。治。九。河。之。地。悉。成。枯。溝。按。九。河。始。播。之。地。自。徒。駭。至。於。鬲。津。相。去。二。百。餘。里。至。下。尾。漸。近。是。以。合。爲。一。河。名。爲。逆。河。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此。三。河。見。於。漢。書。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潔。鈎。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今。惠。州。之。境。經。啓。九。道。茫。茫。禹。跡。盡。在。于。是。循。求。其。故。不。失。夏。物。考。王。橫。風。雨。之。徵。參。韓。牧。四。五。之。議。庶。夏。后。故。蹟。靡。刊。於。河。渠。伯。益。內。經。有。聞。於。山。海。達。觀。博。物。之。客。其。辨。之。哉。

鬲津古河。今稱鬲海。夏時鬲國。漢世鬲縣。皆以此名。左氏傳曰。靡奔有鬲氏。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繻。以滅